

我愛醫學會

許寬隆醫師/

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健診中心

看 此題目，請別以為我非常學術，非常喜歡做研究。我只是以前身體健康時，對臨床醫學有興趣的外科醫師。愛參加醫學會，主要是可以吸收、提升醫學新知與開刀技能，其次是國外醫學會大多同時安排會後休閒旅遊。剛當菜鳥住院醫師，沒太多臨床經驗，主要的訓練是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，每天忙著治療、照顧病人，期待病人得以遠離病痛，早日康復出院，累積的知識、經驗，大都還不到參加醫學會程度。

經過四年辛苦忙碌的訓練，知識與經驗夠了，才具備報考外科專科醫師資格。考上專科醫師之後，每年還需參加醫學會，接受繼續教育，以求跟上現代醫學快速進步的腳步，同時也可取得必需的教育學分。然後每六年，累積達到專科醫學會要求的積分，才得以換發新的外科專科醫師證書，這是指大外科而言。在大外科之下，還細分各次專科，例如消化系外科、心臟外科、神經外科、整形外科、小兒外科、泌尿科、大腸直腸肛門外科…等等，各次專科所要求的條件也各不一樣。

學會又分國內外。醫師養成過程中，一般會先參加國內醫學會。以我個人來說，當總醫師那年，尚未取得外科專科醫師之前，先在國內的外科醫學會年會口頭報告論文。當時我的指導醫師，也就是外科主任，就坐在台下壓陣。大哥當時是另外一家醫學中心外科主治醫師，也在台下關心我的表現。後來我考上外科專科醫師，偶而還去報告臨床論文，但大部份時間都只當聽眾，吸取別人寶貴的經驗。在醫學會上報告論文，就是公費公假。這樣得以暫時拋開醫院緊張繁忙的工作，又可充實醫學知識，真是何樂不為？

等參加過幾次國內醫學會，就會想再參加國際醫學會，看看究竟有何不同，有那些地方比較先進？我們的醫學教育、制度大多師法美國，因此，個人對美國醫學會內容較為熟悉。我喜歡參加美國外科學院醫學會年會（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, ACS），主要在舊金山、芝加哥、紐奧良三個城市輪流舉辦。舊金山的ACS年會會場，是位於聯合廣場（Union Square）附近的Moscone Center，1995年珊卓布拉克主演的有關網路的驚悚電影（The Net），最後歹徒在追殺珊卓布拉克的電腦展覽中心場景，就是在此center拍攝。有一次飛往紐奧良參加ACS年會，在丹佛市轉機，巧遇幾年前在舊金山Pacific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進修的那家醫院外科主任Dr.Thomas Russel，他就坐在我隔壁的機位，他還記得我。後來看到大會手冊，他竟也是ACS的董事（Board of Regent）之一！我通常選擇參加自己感興趣的膽道外科和乳房外科的postgraduate courses，和當時較為先進的外科技術如腹腔鏡手術、機器人手術…等的教育演講或討論會。其他各個section也會抽空去聆聽。

ACS 年會會場另有儀器、期刊、書籍…等展覽，上課之餘，以輕鬆愉快的心情逛逛儀器展覽會場，類似女人逛百貨公司，能吸收醫學新知、操作、熟悉新儀器。同時，花個短短幾分鐘，填份問卷調查，即可獲贈廠商提供的免費小禮物，例如巧克力、書、T-shirt…等等。不得不佩服廠商高明的行銷手法。



僅為情境圖 - 取自 depositphotos

Atul Gawande（阿圖 葛文德）是一位印度裔美籍外科醫師兼作家（曾經是「紐約客」的醫學專欄作家），他的暢銷書「Complications - A Surgeon's Note on an Imperfect Science」第一部份第四章「九千個外科醫師」，就是描寫 2000 年他在波士頓 Brigham and Woman's Hospital 當第六年外科住院醫師的時候，去芝加哥參加第 86 屆 ACS 年會的情形。

ACS 年會是醫學界的盛事，葛文德在當住院醫師之後，已習慣每年十月中的手術排程預先排空，因為所有的外科主治醫師都去參加年會了，而住院醫師必須留守。然而，還是有幾位資深住院醫師可以利用院方提撥的公費基金去參加，葛文德醫師就是在第六年住院醫師的時候，這樣子去的。

ACS 年會六天的議程，每天、每個主題都很精彩，令人難以取捨。第一天整個下午，葛文德醫師都去看手術影片。他也很快發現 ACS 年會既是學術活動，也是商業展覽。他參加的那次年會共有 1200 家贊助廠商，9312 位外科醫師與會。藥廠和醫療器材廠商每晚在餐廳設宴招待醫師。飯店房間、會議中心與飯店接駁巴士上的電視，一直播放醫療器材廣告。因外科醫師會理所當然地花兩百美元買支剪刀、一萬六千美元買個腹部拉鉤、五萬美元買張手術檯而面不改色。我自己也曾舊金山漁人碼頭附近的餐廳參加美國廠商的晚宴招待，現場有小型樂隊、歌手演唱，自助餐食物則有牛排、壽司、小籠包、雞尾酒、啤酒……等等，東西合璧的飲食文化。由此可見 ACS 年會已不僅僅是美國本土的外科醫學會。另有一次，我參加在佛羅里達州勞德岱堡某渡假中心舉辦、規模較小的「美國肝膽胰臟外科醫學會」，當時柯林頓總統和陸文斯基緋聞案剛爆發不久，晚宴上，美國醫師輪番上台表演脫口秀，用高爾夫球「一桿進洞」……等等的雙關語消遣柯林頓總統，我聽得似懂非懂，但見台下老美爆笑成一團。

葛文德醫師書上也寫著：有時，ACS年會上教人流連忘返的只是些廉價的小東西，也就是免費的小贈品。在儀器展覽的「技術展示館」（Exhibition Hall）填個問卷調查，留下名字、服務醫院、電話號碼和地址，就可獲贈小禮物。我自己就有過好幾件免費的T-shirt、醫師白袍、巧克力、小手電筒、書本、背包、雨傘……等等。原子筆和手提帆布袋更是隨便你拿。廠商最得意的一招還是把最新、最先進的器械展示出來讓外科醫師動手玩玩。

在「技術展示館」，有家廠商還架起大銀幕，連線到大醫院開刀房做「真人實境秀」，轉播手術。頭戴耳機、口掛麥克風的現場主持人，也和手術醫師連線對話。在適當時機，主刀醫師還會把新儀器拿到攝影機展示一下。看到嶄新先進的儀器秀出神奇的效果，坐在大銀幕前觀看的醫師們，無不看呆了。

我曾經參加過一次國內消化系內科醫學會，午餐全部是握壽司任你吃到飽，因有別於台灣外科醫學會的便當午餐，令我印象深刻。一次「攜眷」到日本東京參加國際外科醫學會，因太太娘家已移民日本，會後太太和丈母娘相約逛街，把我一個人丟在飯店房間看電視，直到晚上丈母娘才請我們去吃飯彌補。以前我所服務醫學中心的主治醫師們，有的有兒女在外國求學，醫學會或他們所專長興趣的題目一結束，就迫不及待飛去探望他們的子女，也算是參加醫學會的另一項目的。

曾有人說大型學術會議或年會，與其說是學術活動，不如說是嘉年華會，或是外科大會師，我們則打趣說是外科大拜拜。有人希望得到別人注目，有人想出名，有人想競選理事或理事長；不少人在這裏喜相逢，更多人是來看熱鬧。葛文德醫師認為醫師是希望找到自己的歸屬之地。也許參加年會有現實的理由，像是吸收新知、學習、試試新的儀器、追求地位、湊學分，或是忙裏偷閒……，但他不禁想到，吸引大家前來可能還有其他原因。我覺得他是指避免孤獨、孤立，避免活在一個邊緣世界裏。因為在年會，抬頭一看，同伴的身影就在眼前，外科醫師們自成一國。

醫學會和醫學期刊一樣，都是醫師們發表成果、揚名立萬，以及獲取新知的絕佳舞台。對當時年輕的吾輩小醫師而言，崇高的醫學成就和地位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參加醫學會，雖沒有大教授的待遇，唯仍有著小醫師的樂趣。